

增補宋元學案

冊三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2

廬陵學案表

歐陽脩

高平同調

子發文奇

子棐

焦千之

呂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呂希績

呂希純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劉敞

子奉世

王回

見上廬陵門人

江端禮

別見安定學案

劉攽

曾鞏

王安石

陳舜俞

別見安定學案

丁騫

劉恭

劉氏續傳

張巨

胡宗愈

別爲荆公新學略

王安石

曾鞏

第鞏

李撰

子彌遜

子彌大

子彌正

陳師道

蘇軾

蘇轍

並見蘇氏蜀學略

王回

徐無黨

別附蔣之奇

鄭耕老

廬陵續傳

尹洙

呂公著

別爲呂范諸儒學案

梅堯臣

並廬陵講友

蘇洵

別爲蘇氏蜀學略

廬陵學侶

溫劉學公

魏成

限絲落江提學初

並溫劉學文

魏成

並見魏氏學略

謝襄臣

王回

呂公著

限絲司黃謝學案

氏米

附錄之奇

溫劉學公

宋元學案卷四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廬陵學案

祖望謹案楊文靖公有言佛入中國千餘年祇韓歐二公立得定耳說者謂其因文見道夫見道之文非聖人之徒亦不能也
克公之冲和安靜蓋天資近道稍加以學遂有所得使得遇聖人而師之豈可量哉述廬陵學案

梓材案是卷學案亦謝山所特立底稿殘闕亦多以史傳參補

高平同調

文忠歐陽永叔先生脩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親誨之學家貧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渙浥弗振先生得昌黎遺藁苦志探蹟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

師友與梅堯臣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文正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先生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閒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文正使陝西辟掌書記先生笑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歷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韓范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先生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先生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文正之貶饒州也先生與尹洙余靖皆以直文正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先生乃爲朋黨論以進先生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先生以特詔除之保州兵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都轉運使陞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閒賊平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鄭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先生遇于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先生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況脅從乎旣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鄭公悟而止方是

時杜祁公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先生慨然上疏爭之于是邪黨益
忌先生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徙揚州潁
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
見其髮白問勞甚至羣小畏而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
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
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尙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
學體先生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先生出聚
譟于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
封府丞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先生在翰林八年知
無不言累遷至參知政事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
改封大國先生引喪服記謂爲父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
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
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
與衆同唯蔣之奇說合先生意先生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
之思所以自解先生婦弟薛宗孺有憾于先生造帷薄不根之謗摧
辱之之奇卽上章劾先生神宗卽位欲深護之使詰之奇問所從
來辭窮坐黜先生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明

年遷兵部尙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王氏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先生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且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于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顧其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曾子固王介甫蘇洵父子布衣屏處未爲人知先生卽游揚聲譽謂必顯于世凡經賞識率爲聞人好古敏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于左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

雲濠案先生所著尙有毛詩本義

義十六卷左傳節文

五卷文忠集一百五

三卷歸田錄二卷東

坡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後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歐陽子

參史傳

易童子問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貞何謂也曰衆辭淆亂質諸聖象者聖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德而文言非聖人書乎曰是魯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曰其傳久矣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于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闕文多矣

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易用變以爲占故以各其爻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陰柔之動多入于邪聖人因其變以戒之故曰利永貞

童子問曰屯之象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攸往彖曰動乎險中大亨貞動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衆人也治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

童子問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也曰蒙者未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蒙者果于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時而發也患乎不果于自修以養其德而待也

童子問曰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也曰需須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也君子之時將及矣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問曰師貞丈人何謂也曰師正于丈人也其彖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當之曰湯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待主其爲毒也甚矣然其以本于順民之欲而除其害猶毒藥瞑眩以去疾也故其彖又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童子曰然則湯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于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順天應人爲心故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曰吉无咎何謂也曰爲易之說者爲无咎者本有咎也猶曰善補過也嗚呼舉師之成功莫大于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僅得補過无咎以此見兵非聖王之所務而湯武不足貴也

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于天下不可以獨比

也故建爲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于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問曰同人之彖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類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概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于人則通其志于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之彖略具其說矣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謂也曰于此見聖人之用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衆人之豫豫其身爾聖人以天下爲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爲己憂以天下之樂爲己樂

童子問曰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乎人

上而下觀于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先王之所難與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童子問曰剝不利有攸往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剝陰剝陽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于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世衆人宜勿往而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剝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剝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以君子尙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于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于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其彖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靜乎曰至日者陰陽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爲也不亦宜哉

童子問曰大過之卦辭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者其往乎其遯乎曰易非一體之書而卦不爲一人設也大

過者撓敗之世可以大有爲矣當物極則反易爲之力之時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爲利而不爲者矣故居是時也往者利而亨遯者獨立而无悶

童子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彖曰習坎重險也者何謂也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以追猿猱習深淵者至能泅泳出沒以爲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也是以聖人于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于習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上卷

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剛下柔故其彖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則男女同類與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謂各睽其類也凡柔與柔爲類剛與剛爲類謂感必同類則以柔應柔以剛應剛可以爲咸乎故必二氣交感然後爲咸也夫物類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類而合然後見其感也鐵石無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鍼則雖隔物而應彖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者謂此類也童子又曰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異類乎曰天下之廣蠻夷戎狄四海九州之類不勝其異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爲大聖人所以爲能

童子問曰恆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謂也曰恆之爲言久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于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者尙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者也故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化成童子問曰遯亨小利貞何謂也曰遯陰進而陽遯也遯者見之先也陰進至于否則不進利矣遯者陰進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猶得小利其正焉

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何謂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于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萬物各得其隨則君子嚮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則君子出而臨衆商紂之晦周道之明也因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聖人貴之乎曰不貴也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

童子問曰家人利女貞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與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曰然則何爲獨言利女貞曰家道主于內故女正乎內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禍未有不始于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于正未有不正而利者聖人于卦

隨事以爲言故于坤則利牝馬之貞于同人則利君子貞于明夷則利艱貞于家人則利女貞

童子問曰睽之彖與卦辭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彖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凡睽于此者必有合于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而爲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異

童子問曰履險蹈難謂之蹇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之義相反而辭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于二卦辭則同而義則異各于其彖言之矣蹇之彖曰往得中也解之彖曰往得衆也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順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于患然順過乎柔則入于邪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衆也

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損民而益君損矣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